

一部辭典的誕生

文字蘊涵悠久靜謐之美，經過時代流轉，現代人口中說出的一字一句都承載着舉足輕重的重量。要找尋每一個文字、詞彙的底蘊並不容易，最快的途徑或許就是查辭典。儘管辭典幾乎是每個人都接觸過的工具書，但將其珍而重之、視之若寶的不出幾個。電影《字裡人生》便是這樣一部講述編纂辭典、題材有點獨特、讓人摸不着頭腦的電影，但不能否認的是，文字本身已經足夠觸動人心。

文：蘇蘇 圖：安樂影片提供



電影改編自暢銷文學小說《啟航吧！編舟計劃》，由日本八十年代導演石井裕也執導，並由松田龍平、宮崎葵、小田切讓等新生代演員領銜演出。原著作家三浦紫苑本身已經是一個故事舵手，經石井裕也解讀後，幾乎原封不動呈現小說的動人情節。三浦紫苑擅長以簡單樸實的文字譜寫富有趣味的故事，直木獎得獎作品《多田便利屋》也是一個溫暖的故事，由便利屋展開的一個個委託，牽引出人生的百態。早於2011年，作品已被搬上銀幕，今年一月續篇故事再一次影視化，一連十二集的日劇熱烈放送，引來熱議，而松田龍平恰恰也是日劇的主角之一。

宅男與賣萌

觀眾對松田龍平的印象大抵還是停留在電影《NANA》中，當年的搖滾樂手一腔熱血，雖然魅力十足，演技卻不夠深刻。《字裡人間》的他不再是要帥耍酷的Rocker，搖身一變成為徹頭徹尾的「宅男」（台灣的電影譯名恰好是「宅男的戀愛辭典」），繼續與宮崎葵談情。頂著一頭亂髮、不修邊幅的松田，在電影裡有一個令人發笑的名字「馬締」，馬締的日文發音與「認真」一樣，所以大家又喜歡稱他為「認真先生」。馬締是一個憨厚的男生，除了文字（文學）以外，其他事他都不太關心，可想而知，人際關係也是一團糟。因緣之下，他被辭典編輯部退休主編挖角，走進艱澀的文字採編世界，編輯一部名叫《大渡海》的新辭典。

文字如同大海一樣，既深且廣，馬締猶如掉入一個深淵中，每天在無邊無際的「大海」裡探尋。

另一「宅男」西岡（小田切讓飾演），雖已加入辭典編輯部多年，但個性張揚、擅於交際的他與編纂辭典格格不入，與初踏入這個部門的馬締也不甚投契。然而兩個宅男在搞笑的互動中，竟擦出一樣的友誼，遂而對《大渡海》的編纂工作也有了不一樣的體會。

電影將焦點放在辭典編輯上，當中不乏描述文字的情節，卻沒有拋書包式的文字解讀，反而總編輯松本聽到潮語立刻拿「用例採集卡」紀錄下來的行徑與

馬締遇上某一文字反覆思量、拆解的畫面，讓人會心微笑。原著寫得更細緻，例子列舉得更詳細，因而辭典編輯部眾成員在與文字追逐的遊戲裡，一邊陷於難以自拔、脫離現實的情緒裡，一邊又過着時而平靜時而激昂的生活。

電影以穩定的步伐前進，宮崎葵在馬締居住的房子裡出現是一個亮點，清新的形象第一時間吸引了觀眾的目光，也勾了馬締的魂。這時的馬締，除了專注於編輯工作外，更埋頭寫情書。想當然，書呆子追女孩總是笑料百出，編輯部一行人去到宮崎葵工作的日式料理店裡作客，馬締臉紅紅、尷尬的樣子，給人稚嫩的感覺。而長長的情書、用上大量古典意象、又滲入艱澀的漢語，讓西岡毫不留情的嘲笑之餘，也讓女主角莫名不已。宮崎葵的「萌」，是有目共睹的，但作者顯然知道要怎樣抓住讀者/觀眾的心，加入一隻可愛的貓咪，貓咪亂跳亂跑，是男女主角的牽線人，也是工作與現實生活的「橋樑」。

一群宅男，一個美女廚師，一個可愛的房東，後來加入編輯部的時尚編輯，加上一隻貓，就是電影的基調。

辭典編輯學

《字裡人間》在日本猶如小石投入大海中，激起一陣浪潮，在影視圈中評價甚高，人們直言松田龍平演出出色，感嘆文字的力量原來這麼大。這是男人間的浪漫故事，也是老中青三代人為同一個理想、熱血奮鬥的最大體現。埋首字堆中，研究「登」與「上」的分別，分析



「勁爆」這些潮語的源由與用法，在滿佈紙張、書堆的環境裡，幾個編輯從挑選詞語、修改詞例，到後期紙張的挑選、一校二校三校的反覆校對，顯示了辭典編輯工作的細節，也道出為甚麼編輯一部辭典需要二十年時間。新加入的編輯驚訝於出版一本新辭典原來需要五校稿件，馬締問她，如果讀者發現辭典有錯的話會怎樣？她說，會不再相信這部辭典。

這是辭典編輯最不能容許的錯誤，因為出版一部辭典所耗費的時間、金錢是難以估量的，當然作為工具書而言，得到的回報也高。電影着重於《大渡海》的編輯工作，把焦點放在馬締等編輯在編輯部討論字詞、修訂字義等工作中，原著更進一步，以頗大篇幅寫出版社的商業考慮，透過公司人員的調動、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要求辭典編輯部為前一部辭典作修訂工作，又要求他們編撰百科全書，點出普通人對辭典輕慢的態度。書中也揭示了編輯辭典工作的艱辛，不僅要有高度的專注力、廣博的文化涵養、無比的耐性，更要有揮灑青春的覺悟及交際應酬的能耐，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工作，而是團隊的勞動成果，這也為甚麼馬締對文字工作的熱愛固然重要，而西岡的能言善語、思維靈活也非常重要。

這也是《字裡人間》的動人之處，沒有太多高潮，沒有灑狗血的劇情，淡淡的情調裡凝聚了眾人心中之火，在接近靜止的時光裡散發出典雅的氣息。



最新影訊

文：Cate

媒體造市與犯罪明星

社會犯罪與媒體，從沒有像如今這樣有着如此緊密的聯繫。媒體被商業裹挾，製造輿論和話題，大量無知又天真的青年人成為消費文化的生力軍。而社會公義、善惡，是非受到鏡頭前後混淆的真實與虛偽的挑戰。

韓國新晉80後導演鄭炳吉執導的新片《星級殺人犯》，就是講述一個曾經令人聞之色變的連環殺人犯，轉身成為眾媒體閃光燈聚焦、擁有千萬少女粉絲的美男「明星」。然而，鏡頭一轉，隱匿在黑暗處的真正殺人兇手，卻因為妒忌他的冒充者的風光，而自願曝露自己的身份，沒想到正中警察的圈套。影片為傳統懸疑動作片，較成功地注入新的時代元素。

有人稱此片為韓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之一《殺人回憶》（2003）的續篇。《殺人回憶》是韓國重量級導演奉俊昊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，一樁舉國震驚的連環殺人懸案的真实事件改編而成，並通過實際調查與採訪取得了一手資料。拍攝時，案件本身因過了刑事追查期，使得罪犯逍遙法外，但相關當事人家屬依然未能走出傷痛陰影，令該片引發爭議。

然而，《殺人回憶》志不在破案追兇，而在於導演試圖通過懸案，折射出當時韓國從軍統到民主的轉型變動期。從作為小人物的警察、小市民的言行裡，觀眾看到的是對政治的無知和時代的壓抑。

當然，《星級殺人犯》沒有這麼大的野心和擔當，要對歷史「懸案」提供一個說法。但飾演跟蹤疑犯十幾年的老警察鄭在泳，將一個受害者家屬、當年與疑犯直接交鋒卻慘敗的失意警察，與母親同住的落魄單身中年漢的處境積慮，拿捏得舉重若輕。而他在與「假殺人犯」（朴施厚飾）的前期共設的圈套中，也配合得天衣無縫。

另一方面，影片對韓國追星文化，以及娛樂圈與媒體之間的相互依存，也作了極大的諷刺。當成群女粉絲，在電視台外高舉「殺人犯」的頭像，大聲聲援偶像如是如包換的真兇犯的舉動，除了讓人眼熱，那因盲目崇拜而近乎麻木的是非觀更讓人恐懼。

可惜影片內部的分支線太多，影片的重點很快就轉移到與「真兇」的對峙和追擊中。而影片最後，警察不顧破戒而送「惡人」歸天的行為，確實讓該片得到類型片的敘事完滿，而媒體及公眾對社會悲劇和黑暗的態度則被減弱。

不過，作為商業電影，準確而流暢的剪輯和鏡頭設計，以及「搏到盡」的飛車追擊場面，再次證明動作片是韓國電影的長項。

遺憾的是，朴施厚帥哥仍未能突破「美男」的花瓶形象，而影片內的少女粉絲也是他的真實粉絲團。也許，導演讓他擔當最後出場的真正兇手，效果可能會不同。

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《攻·元2077》高質科幻視聽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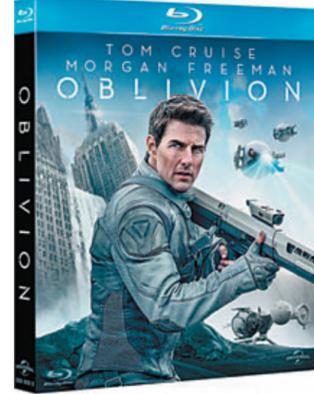
上畫時口碑一般，只因大家入場前，總認定這是一套荷里活科幻動作的錯誤前設，最後卻又未如期待般緊張刺激，嫌它缺乏動作場面，且被冷諷為科幻文藝片。對不起，筆者絕不認同《攻》是爛片，甚至視它為本年度自己最愛的電影之一，影片透過大量末世荒蕪壯闊的天與地，呼喚出很多值得人類反思的問題。

英文片名《Oblivion》指的是「遺忘」，既是我們對地球真善美的遺忘，片中主角Jack私藏一間湖邊小屋，世外桃源的景致及懷舊遺物都是象徵，也是普羅眾生早已遺忘「為何而生」的平等自主權之意，人人都過着被制度倒模出來的生活程序中，試問尚剩多少真我意識可留存？

片首一段浪漫的Dejà vu夢片段，已預示編導用心良苦的細膩筆觸，人來人往的大都會，跟後來沒有人的未來世界來個反差迴響，Jack等同Wall-E真人版變奏，每天孤獨地在地球遊走工作，也似《魔間傳奇》遇上神秘的「食腐人」，出發前必問一句：「你是否仍屬於精銳部隊？」讓人聯想當下法弱留強的求生之道。

導演Joseph Kosinski延伸處男作《創戰紀》的高質視聽之娛，那個懸吊半空的無菌之居羨煞旁人，糅合上世紀七十年代Space Age未來派的設計美學，再看Blu-ray的製作特輯，得知全屋所有物件全屬原創製成品，大如梳化傢俱，細至牙刷花灑，還有水天一色的透明泳池，及如何在攝影廠利用全天候電腦投影巨幕自製天雲變色，讓人嘆為觀止。

至於一望無際的荒蕪景致，竟是專程走到冰島實地取景，而不是荷里活CG後期加工，難怪景色那麼懾人，拍攝過程極其艱鉅，單是需要自建道路通行已可見一斑。法國電音人M83初回電影配樂創作，弦樂跟電音縱橫交錯營造好「戲」氛，盡情發揮DTS 7.1的完美包圍感。



銀幕短打

撐狂舞派怎會成主流？

近日被譽為港產片奇跡的《狂舞派》備受傳媒及部分評論人捧，認為電影散發的正能量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彌足珍貴，不少人發動包場集體看戲的活動，一句「為理想，你可以去到幾盡？」，幾成城中潮語。

然而，成功未半，暗湧隨至，撐《狂舞派》的熱潮竟不知不覺間，在某些社群中引起反作用。技術派評論人固然不吝指出電影在製作和美術上的瑕疵、缺失，類型上無甚突破，普羅觀眾也不乏反彈，認為影片其實很普通，不值得如此讚好。

其中一些觀點很奇怪，例如覺得《狂舞派》標榜的「熱血」和「上頭」其實很危險，因為納粹和紅衛兵也很熱血，也標榜為理想去盡，結果卻帶來歷史的悲劇；而部分人更以不捧《狂舞派》為「對抗主流」，以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，另類偏鋒。

無論從哪個角度看，《狂舞派》都不是主流電影。投資者高先一向搞本地藝術電影發行，導演黃修平拍獨立電影「成名」，比較有規模的前作如《當碧咸遇上奧雲》、《魔術男》等，大抵主流電影觀眾都沒怎樣看過。電



影的受落，除了誠意、力度、所謂「正能量」等，最主要還是置入當前本土意識覺醒的社會文化脈絡，有了超越內容的意義，故此才有「台灣有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》，內地有《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》，香港終於有一齣《狂舞派》」的說法。對於因為出了一部能代表香港的青春片而高興歡呼的人來說，斤斤計較影片的技术和類型問題，並沒多大說服力。

徒具熱血，輕言上頭當然不值得鼓勵，良知激發從來要配合知識，但總不能因為熱血的危險反過來主張抑壓良知吧！恐防簡化地撐《狂舞派》的，不妨輔以專業電影分析，指出讓電影「可以更好」的地方，而不是走到唱反調的對立面，以顯示自己別具眼光。

讀《狂舞派》不只是策略考慮，但在當前文化論述下，撐它又是一個太明顯的策略問題。而這裡，早決定了它的邊緣位置。

文：朗天